

通往東方之路

連接世界的紐帶
“地球村”的刷新
讓歷史長河重新流淌

季羨林 周一良 張芝聯
主 編

遼寧大學出版社

连接世界的纽带

——新 航 路

司美丽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沈阳

F050/12 02

目 录

一、新时代的曙光

骑士的悲哀	1
基督教的堕落	8
富有生命力的萌芽	18
新富豪	25

二、东方的诱惑

《东方见闻录》	31
古老商道历经沧桑	42
先行下洋探路	47

三、继往开来辟航路

继续向南开拓	53
发现好望角	54
新航路开通了	57
侵略接踵而至	64

四、冲破大西洋的锁链

对东方的向往	70
茫茫大洋	76
天大的误会	80
百折不挠	84

五、首次环球航行

愤然远航	91
------------	----

寻觅海峡	97
到达东方	101
有幸者得享荣华	105
六、血与火的征服	
新大陆打开悲惨的篇章	110
侵略魔爪伸进东方	119
非洲多磨难	122
七、西方大改观	
转折点	127
商业资本统天下	129
货币主沉浮	135
专制王权的新职能	137
八、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	
寻找“南方大陆”	142
向北极挺进	146
南极的凯歌与悲曲	154
九、海洋成战场	
“无敌舰队”惨败海疆	162
“海上马车夫”驰骋海洋	168
英法争霸战	173

一 新时代的曙光

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到15世纪，西欧封建农奴制经济已经瓦解，作为封建神权象征的基督教正在走向没落。与此同时，由远距离贸易刺激起来的商业却蒸蒸日上，作为商业中心的现代意义的城市一批批拔地而起，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都标志着西欧正在由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在旧时代的帷幕下已露出新时代的曙光。至此，西方已达到一个新的起飞点。如果哥伦布和达·伽马没有开辟新航路，别人也会这样做。总之，西方一定要起飞。

骑士的悲哀

封建主义在西欧的命运远没有在中国那样幸运和得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西欧封建主义存在的时间是那

样地短暂。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日尔曼国家，经过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之后，才确立起封建制度。12—13世纪，西欧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发出灿烂的光彩，但是这耀眼的光芒就像是一颗彗星，带着闪电般的光亮划破夜空，疾驰而过，迅即便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没有充分领略到它的光辉，它便开始黯然失色了。到14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已普遍处于解体状态之中。

对于西欧封建社会来说，14世纪简直是一个灾难的世纪。好像是苍天有意要让西欧封建社会走向灭亡，从而将种种惩罚降临到它的头上。

首先是饥荒的打击。1343年在奥地利发生的饥荒，以及从1351年开始在法兰西发生的几次饥荒，使人们受到猛烈的打击。1418年发生的最后一次饥荒，在巴黎，使十万人丧生。出现了这样可怕景象：几十个饥饿的人同时饿死在粪堆上，而豺狼却跑来争相撕扯吞咬着人的尸体。

地震更以一种无法预测和预防的力量打击着人们。其中1347—1348年期间发生的地震曾毁灭了几十个村镇。

而最可怕的还要算是黑死病的袭击，它像一个铁面杀手一样残酷无情地夺走人们的生命。黑死病又称为淋巴腺鼠疫，鼠疫杆菌以寄生在黑鼠身上的跳蚤为媒介，以惊人的速度在人身上传播。当时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卫生条件及居住条件都极差，无法逃避鼠疫的袭击。黑死病第一次袭击欧洲是在1348年，以后又流行多次，间隔时间不定，没有规律，无法预测。这种传染病通过强烈损伤人的呼吸道和视觉器官，造成急速死亡。城市住房拥挤，人口稠密，房间阴冷潮湿，成为大批老鼠出没之地，极利于鼠疫传播，城市比农村受灾更重，城市里的家庭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极少

能完全幸免。在一些城市里，无论出多少金钱也无论平时友谊多么深厚，活着的人简直找不到亲朋好友能帮忙为死者下葬。在很多地区，都是挖掘万人坑，来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活着的人心情惶惶不安，不知何时死亡将降临到自己头上。14世纪的医学水平对这种传染病的起因和传染过程还不能做出科学解释。而对这种不可知力量的打击，人们只好期待神灵保佑。他们以为是人世间的行动迁怒了上天的神灵，从而招致了残酷的惩罚。为了祈求神的宽恕，人们用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宗教狂热来折磨自己。许多男女赤脚跳足来到阿维尼翁教皇所在地，边走边哭，撕揪自己的头发，鞭挞自己直至鲜血迸流。当时人们就用这种令今人看起来十分愚昧可笑的举动来请求神灵停止对人世间的惩罚。经过黑死病的多次袭击，死亡人数大约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欧洲一片萧条景象。

14世纪的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无法预测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本身也并不团结，不时地发生摩擦和斗争。在这充满自然灾难的14世纪里，还要添加一些人为的灾难，例如英法之间发生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这场战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威廉入主英国加冕称王，称威廉一世（1066—1087年），建立了诺曼底王朝（1066—1154年），法国领土诺曼底便成为英国领地。从此英法两国也就结下冤仇，不断为领土和王位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和战争。

1135年，英王亨利一世去世，王位继承陷入纷争。亨利一世遗有一女名叫马蒂尔达，已嫁给法国安茹伯爵高弗黎·不兰他日奈。这桩婚姻使亨利一世有了两个外孙。当亨利一世去世时，长孙亨利·不兰他日奈才两岁，无力继

位，英国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争夺王位的斗争。不过这位长孙的命运还算不错，待他长大成人后，先是在1150年被封为诺曼底公爵，接着在1151年父亲死后又继承了安茹伯爵爵位。前程辉煌还不止于此，1152年他又与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爵领地的女继承人埃莉诺结婚，至使他的领地又大为增加。1154年，亨利·不兰他日奈登上英国王位，称亨利二世（1154—1189年），开始了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的统治。此时的亨利二世可谓威武气派，他不仅统治着英格兰，还统治着海峡另一边的原属于法国的大片领地，包括诺曼底、曼恩、布列塔尼、安茹、普瓦图、阿基坦、奎尔西、加斯科涅等，这一大片领地相当于法国王室领地的六倍，这是法国王权不能容忍的。历代法王都把打败安茹伯爵（即英王）收复法国领土和加强王权视为己任，英法之间不断掀起战事。到14世纪，英法两国又为争夺商业中心佛兰德尔发生激烈斗争。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死后无嗣，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强烈要求以其母系亲属关系继承法国王位。至此，英法两国由来已久的领地争端终于演变发展为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爆发了一场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即百年战争。

战争初期，英国连连获胜，在1356年的普瓦捷一役中，英军俘虏了法国国王约翰（1350—1364年）和许多法国贵族。到15世纪初叶，英军的侵略终于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恨。女英雄贞德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了法国军民斗志，经过法国军民的斗争，战局终被扭转，英国不断败退。到1453年这场战争结束时，英国丧失了除加来港以外的全部在法国的领地。

由于战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法国境内进行的，法国的半

壁河山遭到战争的浩劫和蹂躏，至使法国的许多地区变成了听不到鸡鸣狗叫之声的荒原。英国也没得安宁，在百年战争结束不到两年，约克与兰加斯特两大封建家族又掀起了争夺王位的混战，导致了1455—1485年间的玫瑰战争，许多豪门贵族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毁灭。

总之，经过14世纪这种种灾难的打击，西欧封建社会急剧走向衰落，到15世纪西欧各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普遍解体了。

14世纪的种种灾难成为导致西欧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重要外部原因，但是还有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

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兴起常被视为封建盛世的一种重要象征和标志。当人们描写封建盛世的情况时，总不免要给商业与城市的繁荣涂以浓重的笔墨。这种繁荣甚至成为封建盛世王冠上的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然而，这明珠本质上并不属于封建制所有。这是在封建制母体中孕育成长的代表新时代的萌芽，这新萌芽越发展壮大越会加速母体的衰老与死亡。它不是封建制的强身剂，而是瓦解剂。正是工商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走向解体。

14—15世纪，是旧时代走向衰落的时期，从旧时代的衰落中已可隐约窥见到新时代的曙光。这是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当封建制机体内部已开始了质变的过程以后，再加上14世纪出现的种种外力作用的打击，西欧封建社会就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了。

为领主当兵打仗曾是封建贵族的职业和主要任务，他们挥刀舞剑，骑着战马英勇地驰骋疆场，这正是封建时代向人们展示的骑士精神。随着火药的广泛应用，使骑士的铠甲、盾牌及结构不牢固的古代城堡不堪一击。随着封建

帝王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兵，使得骑士贵族不再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军事力量，他们退出了战场，但其后，他们还曾一度占据文学、艺术及宫廷礼仪方面的舞台，造成骑士文学、小说、戏剧的风行，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光辉。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大群勇敢、忠实、慷慨、豪侠而温文尔雅的理想骑士的形象。然而好景不长，当文艺复兴运动到来之际，人文主义文学便把骑士文学排挤到后面去了，继而一大群市民阶级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得到社会的承认，人们有了新的崇拜偶像。理想骑士的形象再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并渐渐被忘却了。以后再提起骑士制度，人们头脑中浮现出的恐怕就只有堂吉珂德式的可怜、可笑而又可悲的形象了。

随着西欧封建制的解体，封建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生活变得日益贫困化。为了获得现金，他们被迫抵押出他们的庄园，而当他们付不出利息的时候，庄园的赎回权便被取消，从而丧失地产。贵族的人数和势力日益减少。在某些教区，骑士的人数竟由原来的六十人降到只剩一、二人。在德意志，一些骑士贵族简直沦落到可悲的境地，经常靠劫掠过活，以至于当人们一提起日尔曼贵族时，常会和盗匪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在意大利，一些贵族由于不能适应环境，仍是坐食，结果沦于极为可怜的穷困境地。例如在锡耶纳，13世纪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古代大贵族家庭的后裔在沿门乞讨，甚至饿死在街头。在西班牙，许多贵族绅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时期，人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推迟“骑士授爵仪式”的奇特现象。在封建社会早期，一个人在15岁时就可以受封为骑士，后来推迟到18岁，再往后推迟到21岁。这种现象就是由于贵族家庭生活的窘迫状况

造成的，因为举行骑士授爵仪式的费用是很大的，新骑士必须要有一匹战马和一匹后备马，甲冑，华丽服装，侍从，还得加上举行仪式的费用及举办酒宴的费用，这是一笔很可观的开支。由于经济困难，不能按时筹集到这笔费用，授爵年龄只好不断推迟。作为名门贵族的子孙，到了年龄还迟迟没被授与骑士爵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耻辱，面子很不好看。这种贵族家庭没有钱，却又想保持自己的社会声誉，便咬牙借钱也得按时为子孙举办授爵仪式，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结果他们便落入了高利贷者的魔掌。

在这个时代，也有少数贵族逃脱了没落的命运。有一些贵族头脑比较灵活，善于观察时势的潮流，转而从事工商业，从而免于毁灭。还有一些贵族具有很讲究实际的头脑，鉴于自己经济状况不佳，赶紧想方设法与商人或生意兴隆的工匠家庭联姻，进而加入到市民阶级行列，避免了破产的命运。这时只有极少数的大贵族还能采用种种方式保持他们的大地产。

总之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中世纪兴盛期的贵族庄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像幻觉一样消失了。不管贵族们如何留恋他们的黄金时代，也无法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他们最多也只能是无限深情地沉浸在对过去的甜蜜回忆中或在梦中重现那田园式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口袋里的钱已经寥寥无几了，就这仅有的几个钱，或许还是典当地产换来的，或许是从高利贷者手里借来的，说不定还是从出卖祖宗传下来的爵位得来的。由于生活的艰难，他们不时发出忧伤的哀叹。

基督教的堕落

日尔曼各部族通过不断征战和劫掠，才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日尔曼国家。这一过程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完成的。即使在各日尔曼王国建立之后，内部仍然是纷争不已，诸侯内战无穷。西欧被迫长期处于动乱与战乱之中。那些惯于打仗的日尔曼大武士成年带着扈从骑兵不停地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成帮结伙进行抢劫和骚扰，使罗马帝国时繁忙的贸易生活荡然无存，田园荒芜，城市变为空无人居的废墟。

具有较低文明的日尔曼民族大多不能维护和继承过去罗马帝国时代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西欧被迫割断了与过去文明的大部分联系，然而有一种联系却幸存下来，那就是基督教会。经过大动乱的年代，教会机构仍然屹立不动。基督教会在罗马后期建立起来的主教辖区系统，在西欧大部分地区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成为联系西欧各地区的唯一有效的纽带。在动乱及动乱之后的年代里，只有这一机构遍布整个西方，它仍像过去一样，能把自己的代理人派遣到西方各地，并能从西方各地接到讯息。教会的这一独特地位，不仅为日后的各日尔曼王国吸收古罗马文明保留了一条通道，而且为基督教势力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优势条件。

在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对普通人的影响力的增长特别表现在修道院的发展上。修道生活成为中世纪前期时髦而受人尊重的社会风尚。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些很出名的人物，他

们隐居于荒漠地区或深山野林之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禁欲式的隐士生活，其圣洁名声传出以后，吸引了不少追随者，继而出现了一些隐士团体。

进入中世纪后，修道生活引起更多人的向往和兴趣，同时向高度集体化和组织化发展，修道院作为一种新型宗教机构出现了。对修道院的建立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圣本笃（约480—544年）。他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在青年时代离开腐败的罗马，来到尼禄乡村别墅废墟附近的一个岩洞里过起隐居生活。他苦修生活的消息传出后，便吸引了成群的信徒们来到他身边，最后，他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一座山顶上，建立了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位于卡西诺山上）。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卡西诺成为西方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它为修道生活提供了样板。圣本笃为他的修道院制定的法规，在以后成为西方基督教修道院的通用章程。在卡西诺修道院里，修士们衣饰整洁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必须独身，每天的生活既紧张又有秩序，他们集体祈祷，虔诚诵读，从事耕种田地及家务劳动，抄录经典。他们遵循的基本信条是：纯洁、安贫和服从，放弃尘世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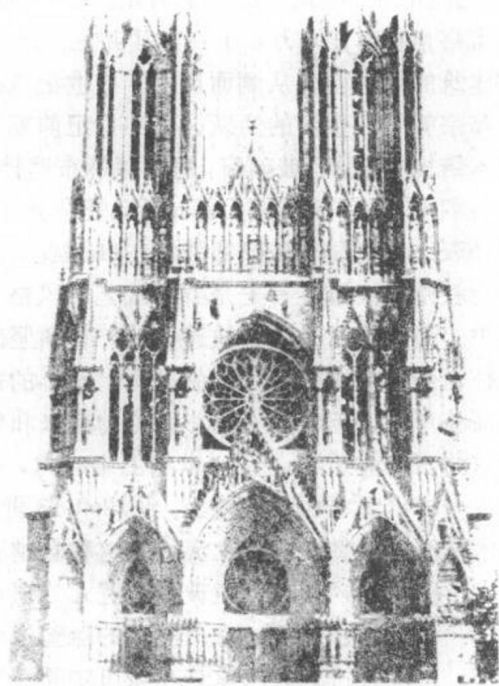
在圣本笃死后的两个世纪中，他为修道院制定的法规传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修道院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大修道院中有上千名修士，小的也有二、三百名。修道院的迅速发展，除了官方的扶植外，中世纪早期日尔曼民族入侵后造成的长时间的动乱不安的生活环境，为修道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些对动乱的现实生活感到悲观厌倦而又无力去改变的人们，便找到了修道院这个避难所。虽然这里的生活很清苦，但是毕竟可以得到安

全与安宁。

教会势力的发展还表现在财富的迅速增长上。在封建社会，地产是财富的主要象征。甚至在中世纪早期，教会拥有的地产就已相当可观，使世俗统治者为之震惊。据估计，在9世纪时的法国，最富的僧侣有田7万5千亩到14万亩，普通富裕僧侣有田2万5千到5万亩。

宗教建筑的巨大变化从侧面反映了中世纪西欧宗教势力的兴旺和宗教平等生活的活跃。在中世纪前期，很多大教堂都是木结构的，没有玻璃窗，用油漆麻布遮挡窗口，教堂内部阴暗潮湿，没有用砖或石铺地面，极易遭受火灾。这种教堂从外表一看就显得破旧寒酸。在11世纪，欧洲掀起了一个建造教堂的浪潮。首先是罗马式艺术风格体现在宗教建筑物中。新建教堂是用石块建造的，物料坚固。它有巨大的支柱，结实的墙壁和穹形的拱顶，窄小的窗户。内部装饰虽简朴单调，但常伴有色彩鲜艳的镶嵌和壁画。这些新的洁白的石头建筑物，在11世纪上半叶内，就像上帝下降的白雪一样出现在西欧大地上。到12和13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又开始在教堂建筑上流行。这种教堂有着高耸的尖顶，尖形的拱门，装着彩色玻璃的宽大的窗户，内部明亮，装饰一般集中于屋外，常用怪兽的雕塑像作为门口处的装饰。许多哥特式大教堂是在城市之间互相竞争中建成的。市民们展开了一场比赛，看谁盖的教堂更为华美。这场比赛像风卷残云一样，几乎把那些古老朴素的教堂一扫而光。这固然表明了城市财富的增长及世俗兴趣的倾向，无疑也显示出当时城市生活所笼罩着的浓重的宗教气氛。

教会势力的增长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教皇权力的增长上。在教皇心目中，教权高于一切。教皇权力学说具有悠



法国兰斯大教堂（13 世纪重建）

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 世纪教皇利奥一世（440—461 年）时代。利奥一世及其后继者们不断宣称自己是圣彼得的代表和继承人，而圣彼得被认为是基督的大使徒，又是

罗马首任主教，即罗马教皇，因此教皇应是基督教社会的最高权威，教权高于政权，世俗王权也应服从教皇领导。然而这种理论在封建社会前期的社会实践中完全行不通。实际情况是：各地教会几乎都在世俗贵族领主的控制之下，王公贵族领主自行任命他们教区的教士，自行选派主教和修道院长。世俗的国王或皇帝在他们管辖的领土上具有最高权威。自利奥一世之后的历代教皇都在为改变这种状况以实现教皇最高权威的理想而与王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到了11世纪，斗争情况终于有了转机，教皇权威高于一切的理想首先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身上得到体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原名叫希尔得布兰德，是意大利人。他长得身材矮小，大腹便便，貌不压众，但他对教皇的事业充满炽烈的情，具有极大决心和毅力。这种内在的气质使他在与王权进行的关于主教叙任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使他成为一位出名的教皇。

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一项禁止世俗授职的文告，从而拉开了反对俗人控制教职任命的斗争序幕。按传统作法，新选任的主教或主持，应由世俗国王亲授戒指和牧人所用的棍杖，以表示这一圣职的任命得到了国王的认可和批准。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期间，正值亨利四世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时期。当格列高利七世下令免去一批由帝国任命的德国主教的职务时，亨利四世勃然大怒，立即去信向教皇提出强烈抗议。他在信中叫骂着教皇的名字，让教皇滚下台。亨利四世认为自己的王权是神授的，完全有权领导德国教会，教皇无权干涉。而教皇强调的原则恰好相反，认为帝王无权任命教士，教皇是最高权威，有权废黜帝王。格列高利果断地行使了教皇的权威。他宣布开除亨

利的教籍，废黜他的王位。此时德国内部政局十分不稳，一股强大的贵族反对派势力趁机兴风作浪，他们宣称拒绝为被开除教籍的君王效力，并提出另选新王代替亨利。亨利的王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保住王权，亨利决定屈服。他在严冬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请求教皇的宽恕。1077年初，他来到托斯卡纳的卡诺萨城堡外面，身披罪衣，卑躬屈膝地赤足立于雪地之中，等候三天，求教皇赦罪。教皇终于接见了亨利，撤销了将他逐出教籍及废黜王位的决定。这真是中世纪历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次会见。从此，卡诺萨成为王权最终屈服于教权的标志，成为王权耻辱的象征。

几次十字军东侵更成为教皇权威和力量的象征。

教皇得意洋洋的光景也不太长久，接着便从权势辉煌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13世纪末，英法两国王权得到加强，国王不仅要制服国内那些各自为政的诸侯领主，而且要将教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由于王室对金钱的需要，两国国王均实行向国内教士征收捐税的政策，遭到教皇的强烈反对。教皇卜尼法八世（1294—1303年）于1296年发布《教俗敕谕》，规定禁止各国君主向教会征税。于是究竟是由教皇领导教会还是由国王领导教会这个旧矛盾又激烈地爆发了。卜尼法八世是一位年迈、傲慢而固执的教皇。他头脑中具有极强的教皇权力高于一切的观点。然而他时运不佳，在面临王权日益强大的时刻，他没有实力将这一学说付诸实施。

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是卜尼法的死敌。他拒绝执行教皇的敕谕，还派遣人员到处散布谣言，诽谤中伤教皇的道德品质，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教皇